

神笔创造神奇

——张光宇艺术回顾展感言

唐薇

幼时读的课外书，印象最深的数民间故事了，而喜读民间故事又是因为书里插图比别的书来的新奇优美。每次借到一本书，我总爱先翻看插图，有插图的先看，插图吸引人的，最先看。看完书又把喜欢的图勾描下来，于是心里特别满足；似乎整个故事都变成了我的收藏。

我“收藏”过《青蛙骑手》、《一幅壮锦》……年龄小，还不懂得看看是哪位画家的杰作。待到二十好几岁，有机会考上大学，才第一次“遇到”作者：看到两本他的画集，一本是《西游记记》，一本是《张光宇插图集》——自然，发现从前“收藏”的故事就在里面。

那一年张光宇先生仙逝12年。我和我的同学，都二十来岁，都喜欢了他的画，都知道了刚刚恢复放映的《大闹天宫》上下集——那部让人着迷的美术片，是他搞的美术设计。那时候我就心里奇怪，那些画面情节角色景象怎么能够想得出来、画得出来呢！

从那时起，30多年又过去了，当我把张光宇先生作品的图像通过电脑放映给年轻的朋友看时，他们吃惊地问：谁的？这么好！——张光宇在他们是个陌生的名字；而当他们听说这些图像

是张光宇先生上世纪20年代、30代、40年代的创作时，就开始着急：哪里能够买到这画册？何时能够看到他的展览会？

在今天这个展览会层出不穷的时代，艺术家每年办个人作品展览会，已经是平常事了。而今天在百雅轩798艺术中心举办的“张光宇艺术回顾展”，却是这位伟大艺术家的作品第一次比较全面的公开亮相，这不仅是“崇光者”之幸，年轻学子之幸，也是中国艺术的过往未来之幸。

不知张光宇的，大都知道美术片《大闹天宫》；知道张光宇的，大都说他是“装饰艺术家”“漫画家”；他给自己的“头衔”却是：新时代的艺人。他不要这个“家”那个“家”的名，他自视为艺术劳动者。

20年代以前他尚年轻，就在“新舞台”这个中国第一早的现代剧场画布景；以后给新式出版物“画报”设计版面、封面、插图；为工厂企业画广告招贴；为新兴的电影公司设计电影布景服装；再后来自己办美术印刷公司印美术书，办报刊刊物；组织美术会、摄影会、漫画会、工艺美术社……

30年代他是誉满沪上的漫画家和出版家——这个“家”自己想不要也不行了。围绕着他



张光宇自画像

和几个著名漫画刊物《时代漫画》、《独立漫画》、《上海漫画》、《泼克》，红红火火的上海漫画运动辐射到全国。

抗战和40年代后期，他在香港、重庆办进步报刊，反抗法西斯和独裁，与漫画界朋友在两地掀起数次漫画高潮，他的《西游漫记》是其中的代表。他后来的作品一个系列连一个系列：《朱八戒漫游香港记》、《金瓶梅人物论》、《水泊梁山英雄谱》、《杜甫传》、《神笔马良》……最后以《大闹天宫》谢幕，每一部都是精品。

他一辈子为中国、为世界的老百姓不倦地挥动神笔，好像就是他自己笔下那个“神笔马良”：对天地人间之美的追求不遗余力，对古今中外之恶的讨伐极尽全力；既为生民喉舌，又为大众争友。今天，有人把他的讽刺画与鲁迅杂文类比，有人从《民间情歌》想到新文化运动，从《西游漫记》想到现代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方向，从《新诗库》、《万象》封面、壁画《龙女》、《北京之春》想到中国现代美术的创造性经验……

他是这样走来的，从无锡县的石板路，到上海都市的黄浦江边；从香江学士台，到松竹庄、北温泉；沿着桂黔的泥泞道路，随着凄惨的逃难人群，他曾感受到被奴役的深重痛苦；流连于重庆“碧庐”；再聚于北京栖凤楼、芳嘉园的“二流堂”。知音好友的情谊，总能拂去一时阴霾，化作他心境上的灿灿云霞。他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创造了无数杰作，带给无数人以心灵的问候和鼓舞。

起点，终点，又是新的起点，光宇的道路或可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他、了解他，向他深深鞠躬，向他表达敬意和感激。



张光宇(1900—1965)是中国动漫事业的前驱，创作了《西游漫记》、《大闹天宫》、《神笔马良》等美术精品。张光宇的故交、著名画家张仃认为：“张光宇是亚洲的骄傲。全世界都知道《大闹天宫》，却不知道人物造型的创作者是他。”

大羽翱翔 大道存真

范迪安

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中，陈大羽先生是坚持继承传统、勇于开拓创新，为中国画艺术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位名家和大师。在陈大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由文化部主办，中国美术馆承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南京艺术学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北京画院、陈大羽艺术研究会协办的“艺无涯——陈大羽百年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体现了美术界对陈大羽先生艺术人生的亲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也让广大观众有机会进一步欣赏和认识陈大羽先生非凡的艺术成就。

“艺无涯”“大道存真”，概括了陈大羽先生的艺术理想和精神。作为经历20世纪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置身中国画艺术长河奔流的一代画家，陈大羽先生一生坚持不懈探索，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始终对民族艺术的传承创新和时代发展抱以坚定的信念，以满腔的热情、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勤奋耕耘。他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创造的一生，大羽翱翔，独立天地。

以吴昌硕、齐白石为代表的大写意花鸟画，开拓出崭新的中国画花鸟画时代风貌，使花鸟画在精神内涵和笔墨样式上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20世纪的中国画花鸟画因有吴、齐的开派而有了精神的楷模、学习的典范。陈大羽先生初识丹青，便因授业于沪上中国画名家诸乐三而走上正道，并进入吴昌硕花鸟艺术的殿堂；1935年由上海美专毕业后，他先后在南北多地执教，与当时画坛许多名家交往，广取博采，充实学养，显露出丰沛的才华；1944年，他得到齐白石老

人的激赏和亲授后，艺术目标更加明确，艺术方法也更加正确，在精神上接续了吴、齐画派的精髓，并由此上溯徐渭、石涛、八大山人等中国画史上勇于探索的典范，走向创新之途。他深知大写意花鸟需要诗、书、画全面修养的支撑，其书法长期攻研碑体铭文，并参合了怀素、王铎以及吴、齐等名家书风，在篆体和行草上既见传统，又见性格，书风豪迈沉雄，气势纵横驰骋，结体巧拙相济，笔线遒劲有力，书画金石相得益彰，合为整体精神。他对大写意花鸟最大的贡献，是一改传统写意文人画温文儒雅的气质，而代之以豪放的个性和雄强的时代特征。他信守“师造化”的传统，对生活充满挚爱，在取材上得益于对花鸟自然生命的感悟，主题鲜明，主体突出，在布局构图上取势大胆，尤重心裁，作品具有鲜明的现代面貌；在笔墨语言上，他一生作画无数，沉浸在笔墨的探索之中，形成了十分深厚的笔墨经验，情感驱笔，笔线恣意，逸兴遣墨，墨色变幻，展现出独特的笔墨造诣。他在吴、齐画风基础上，强化了笔墨的表现力，尤其善于运用浓墨浓彩，形成墨彩相撞相融的强烈效果，开合充满视觉张力。进入晚年，他的笔墨语言愈趋雄浑老辣，达到极为自由和纯粹的境界。

陈大羽先生对20世纪中国画的贡献，就在于他不仅将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体格和现代内涵传承弘扬起来，而且始终思考和探索花鸟画的现代创新，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和境界的升华。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我们今天在观赏他的作品时，能够受到感染，产生感动，并对民族绘画生生不息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陈大羽(1912—2001)，广东潮阳人，原名汉卿，其师齐白石为之改为陈翔，取字大羽。致力于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兼及山水、书法、篆刻。本次展览通过中国画、书法、篆刻及文献、图片、影像呈现陈大羽先生的创作历程和艺术面貌。展出作品180余件，涵盖了从1945年至2001年各个创作阶段的力作，是其艺术作品最集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展示。展览举办之际，陈大羽家属向国家捐赠陈大羽先生作品50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实现其艺术奉献人民的遗愿。



一唱雄鸡天下白(国画) 267.5厘米×70.5厘米 1962年 陈大羽

疑为李叔同油画《半裸女像》百年后重现

本报记者 高素卿

3月27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会议厅内，一幅带有数条折痕，画布一角微微翘起的老旧油画吸引了人们的眼光。只见该画中一半裸女子双目微闭，斜倚在铺有织物的椅背上，一头乌黑的长发蓬松地散落一侧，红裙一角被其右手所提织物遮盖。虽然该画色彩较暗，颜料也出现局部脱落，但画面栩栩如生，用笔灵动、色彩凝炼，整体恬静而淡然，让人不忍轻语。

“这就是我们学院新近发现的，疑为李叔同代表作的《半裸女像》。”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该画宽116.5厘米、高91厘米，如为李叔同真迹，创作年代约为1909年前后，即李叔同留学日本期间，是中国早期油画作品中的大型之作。

偶然发现于库房

李叔同是中国20世纪的传奇式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专攻西画。回国后，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执教期间，设立了人体写生课，开中国美术教学之先河。而出家后，李叔同便不再从事西画创作。因而现在李叔同存世的油画作品非常稀少，据传比较确切的仅有3张，其中仅存的一件人体油画作品即为《半裸女像》。

该作品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据王璜生介绍，2011年下半年，该馆在对民国时期藏品进行深入整理时，在美术馆的库房内发现并确认了多件李毅士、吴法鼎、张安治、孙宗慰等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但最为重大和重要的发现，便是《半裸女像》。”王璜生说，当



半裸女像(油画) 116.5厘米×91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整理到存放外国作品的区域时，工作人员一眼便发现了该画。由于这件作品在很多艺术类教材、美术史著述及李叔同的传记中都登载过，工作人员看到它时首先是眼熟，紧接着就是惊讶。尽管此画没有任何签名痕迹，且最早的登记记录为“吴法鼎、《半裸女像》，西方艺术，500元”，但在经过材料查阅和技术性比对后，王璜生初步认定该画为李叔同真迹。

作品传承顺序不明晰

《半裸女像》是如何进入中央美院的，目前仍然为谜。王璜生曾经调阅了中央美院此前做过的所有人藏记录，但并未查到有关此幅作品的任何信息。据史料记载，1918年李叔同出家前夕，曾将他的油画作品寄赠给当时的北京美术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不过《半裸女像》并不在其列，而且这批作品据传在上世纪二三十



女(油画) 李叔同 (刊于《美育》第一期,1920年4月20日发行)

年代就已经丢失了。王璜生在经过多方查阅后，对这件作品的流传做了初步梳理：1920年为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所藏，后转之夏丏尊先生、叶圣陶先生，1959年8月由叶圣陶代夏丏尊后人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

“它与1920年《美育》杂志上那幅作品的关键部位都能重叠，只不过发表时制图尺寸很小，由于经过工人修版，制版效果有些许出入。”王璜生说。《美育》杂志由李叔同得意弟子吴梦非创办，其创刊号首篇便是《半裸女像》和李叔同小传，当时标注为“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藏”。但是，该作品在《美育》上刊登后不久便悄然消失。虽然自50年代以来，《半裸女像》一直被认为是李叔同的代表作，却无人知晓其具体去向。而吴梦非1959年在《美术研究》杂志上撰文时，也曾提及此画，但也不知道它流落到了哪里。而且60年代初期，《半裸女像》也确实

是否李叔同真迹仍待鉴定

此《半裸女像》是否真为李叔同真迹，业内专家学者意见并不一致。在当天召开的“李叔同油画《半裸女像》鉴定及研讨会”上，邵大箴、钟涵、郎绍君、李树声、陶咏白、刘曦林等20余位美术界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认为，中国早期留学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从临摹作品一般不署名以及它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这两个角度，推测这件作品可能为临摹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认为，1920年刊登在《美育》上的图片是没有色彩的，无法带来有色彩关系的油画的感觉，不排除这次发现的作品是原作的可能。接下来应对此件

作品做尽可能的还原性的清理，然后找出是否有修补过的痕迹。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表示，这样的鉴定应分为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是将其与1920年刊登在杂志上的图片进行定点精确测量，以确定其是否为同一作品；随后还要再进一步确认画作中哪些地方曾被人修复过；最后通过物理、化学等科学手段，确定其创作年份。中央美院教授殷双喜在发言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佐证材料，这些材料证明李叔同出家前曾把油画和书籍等赠与了北京美专、夏丏尊、丰子恺等。

但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插曲是，虽然中央美院有记录显示，受夏丏尊后人所托，叶圣陶曾于1959年将一幅名为《裸女》的大型油画捐赠给该校，但与会的叶圣陶孙子叶永和却坚称，他儿时所见的《裸女》与此次发现的《半裸女像》并非同一幅，《裸女》中的模特为全裸，且画幅尺寸要更窄一些。

由此，《半裸女像》是否为李叔同真迹，中央美院是否可能还藏有另一幅李叔同的人物油画作品，仍不得而知，令人费解。“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将着手对《半裸女像》进行保护性修复和进一步的研究，同时积极查找另一件李叔同《裸女》作品。我们初步计划在2012年12月向社会公众展示李叔同作品及相关的艺术、文献、研究成果等，并出版学术研究专辑。我们对于民国时期作品的整理和研究也将继续深入进行，同时筹备开展长期陈列。”王璜生说。



林泉小雪(国画) 李宝林

李宝林“大山回响欧陆行”启程

本报讯 “大山回响欧陆行李宝林欧洲艺术交流系列活动”将于4月3日在法国拉开帷幕。此次艺术交流活动包括“李宝林艺术作品展”“李宝林艺术交流研讨会”及艺术采风等内容，其中“大山回响李宝林山水画艺术展”将于4月4日至19日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画展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办，是巴黎“中国当代绘画大家名家系列邀请展”的首个展

览，将展出李宝林山水画艺术精品40幅，包括《乐山大佛》、《雪域图》、《山魂》等代表作。

李宝林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李可染等国画大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会长、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画院中国国画副院长等。

据悉，作为“大山回响欧陆行”的组成部分，李宝林与夫人、儿子的共同画展也将于4月7日至13日在奥地利维也纳MOYA青年美术馆举办。(亦言)